

本報寄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新女性編輯部為荷

京報副刊

第三八六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報費：本報每份銅子十枚，外埠連郵八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沙溝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禮部文件之九：髮，鬚，爪。

江紹原

髮鬚爪被認為能療各種的病。

這總算是很可驚訝的吧。認爲能療輕微的病或者還不可怪；可怪的是有些極危險極令人束手無策的病，衆人也向牠們乞靈。

禮部本草中已列有「髮鬚」一物。至陶弘景，又另增「亂髮」。孫思邈的千金翼方，也分載「頭髮」與「亂髮」二者。據李時珍說，髮鬚是什物，在他以前，沒有其認的解釋：李當之云爲童男髮，陶弘景自認不知，蘇恭說是髮根，寇小爽則認爲陳髮，而數尤其妙，他謂爲「男子二十已來，無疾患，顏貌紅白，於頂心剪下者。」這些解釋之中，哪一個得到神農本草的作者的本意，關係倒還淺；我們不可放過的，是童男髮與丈夫頂心髮之特別被人標出。此二種髮顯然是被人認爲髮中最可寶貴的。李時珍就承認此說；但他又斷髮爲「剪髮下髮」，「古者刑人髮髮，婦人以之被髮，故謂之髮髮」，以別於「梳下」之髮爲「亂髮」。

髮鬚與亂髮所能療的病，種類之多真令人吃驚。我要把本草綱目所錄的各項，分類抄在下面；讀者如果要得到正確的觀念，似應耐心一閱。

- 1 小兒病——驚熱百病，熱瘡，客忤，斑疹，重舌，（斷筋），燕口。
- 2 女子病——胎產便血，漏血，月水不通，陰吹，胎衣不下。
- 3 出血——鼻血不止，咳嗽有血，齒縫出血，血閉，肺癆吐血，肌膚出血，諸瘡出血，血運，無故遺血，小便尿血，大便瀉血，血淋，血痢，瘀血。
- 4 諸瘡——疔腫惡瘡，瘡口不合，大風癩瘡，癰腫，下疳濕瘡，金瘡，瘡毒惡瘡。
- 5 其他諸病——大小便不通，嘔吐，尸疰，傷寒，女勞黃疸，乾霍亂，轉胞，肚痛，赤白痢，破傷中風，沐髮中風，落髮，耳聾，耳出膿，蜈蚣蟻咬（令髮長黑）。

相：你快回來！你的情感自有安慰處。熱水。

爪中主治的病，與髮的大同小異。茲分錄之：

- 1 與髮同的：——鼻衄，下胞衣；利小便；尿血；破傷中風；小便轉胞，男女淋疾；瀉血。2 其餘的：——陰陽易，腳氣，痔腫痛；日生花醫；日生珠管，一切目疾；飛絲或他物入目。

髮鬚的用途，似乎比不上髮與手足爪甲：至少是本草綱目只引了宋人唐慎微的一句話：

「燒研傅瘡。」然慎微另有發明此點的話，我們却不可錯過：「唐李勣病。醫云得髮灰服之方止。太宗聞之，遂自剪髮，燒灰賜服，復令傅癰，立愈。故白樂天詩云，「剪盡燒灰賜功臣。」又宋呂夷簡疾。仁宗曰，古人言髮可治疾，今朕剪髮與之合藥，表朕意也。」讀此可知髮的功用，實不止於消癰。天子或貴人的髮之特別可貴，也似乎意在言外。但是人髮也

禮部文件之九：髮，鬚，爪。（二）

江紹原

馮明齋

馬志振

曲廣均

田偉之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被古人認為能消瘴；譬如濟濟總錄門卷一百三十所錄的治瘴方，就很有些鬼面用髮。故髮與髮的王治有一部分相同，是無疑的了。

古人的真細心，因為甚至於哪種病該用哪種人的和哪處的髮髮爪，他們有時都還規定下。例如去日醫用懷妊婦人甲；腹所用本人髮；破傷中風用「本人手足十指甲」；物人日中用左手爪，止鼻衄用衆人甲；月水不通用童男童女髮，小兒腹脹用父母爪甲；鼻血不止男用母髮，女用父髮；小兒客忤用「來人髮上髮十莖」。

這取材是何等的審慎！相宜的原料到手之後，大概是燒炒研末，但亦有時與香油同煎，爪則刮末，然後用某種液體飲服，或調傅患處。有時並與他物，如白礬，雄黃，麝香之類，配合；諸方裏甚至於有用小兒衣帶（治客忤方）和中衣襠（治陰陽易方）的。

髮與爪不但分用可以治病，有時並可以合用。治諸痔之方，便是一個好例。「露兩內入身子指甲合滿，外用童子頂髮粉敷，燒存性，研末，蜜調傅之。」

我們細看那些用髮髮爪的古方，可悟先民對於這幾件東西，至少有以下幾項奇怪的想

法。

兒，童男童女，血氣盛的青年人，或男子的身上的，似乎特別有效。頂心髮則比他處的髮更可貴。

(二)男病用女子的髮爪和女病用男子的髮爪。似乎也是一條通例。小兒病大半用父母的髮爪。

(三)髮，髮，爪三者所主治的病，有一大部分相同。所以我們疑心這三者的功用，最初的人本未加以嚴格的區別；牠們是可以換用或合用的。

(四)此三者所具的功用，有一大部分又同於人血和各種生物的血（參看本部文件之八），而且髮爪所治的見血的病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疑心先民之尊髮髮爪不下於他們的尊血；在他們的心目中，髮也，髮也，爪也，血也，同是人的精華。

(五)髮與爪都能治兩性病若干種，（例如本草綱目所提到的用「各髮煎治」的「女勞黃疸」——「大熱大勞交接後入水所致」；用爪灰治的「陰陽易病」；和外台秘要所云「療童女交接陽道遠理，以髮並青布末為粉塗之一類」。但是這一類的病，另有些古方是用陰毛的。試比較——
1 千金方（？）治「陰陽易」方——「用手足爪甲二十片，中衣襠一片，燒灰分三服，溫

水下，男用女，女用男。」
2 聖濟總錄治同病方——「病後交接，即腫或縮入腹，絞痛欲死，取婦人陰毛燒灰飲服，仍以洗陰水飲之。」
又髮，爪，陰毛都被認為能治淋症。

所以我們疑心陰毛的功能，當初本不在髮髮爪等物之下，後來陰毛被人排擠下野，於是只得將任務交付同儕。

(六)亂髮髮治眼餌，令髮不白；研末擦髮，亦能使之長黑。這似乎正非神農本草所云「自返神化」的注脚。古人是深信「以類從類」原則的，所以以髮生髮，以血補血，（參看本部文件八）。

古人以為髮髮爪能治種種的病並解決種種的困難問題，是千萬萬真的了。但是使他們有這種思想的原因，可得而聞嗎？如今的醫生以及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知道說髮髮是「血之餘」，爪甲是「骨之餘」，但是我們只怕古古的人，連這種極淺薄的生理常識也不能有。關於髮髮爪三者，他們那時所能觀察到的，想不外乎以下兩點。第一，這三者是人身最容易長也容易恢復的部分；人身有的部分，其發育與生長有一定的時期和限度，而且斷喪之後不能再生出新的來，唯髮髮爪則不盡然。第二，此三者的顏色和牠們生長的速度，確與人身

魏晉

「快絕一世之徐樹錚將軍」

劉復 川島 白 輝

婦女問題叢書

婦女問題十講

章錫琛譯

本間久雄著

猛進

時事短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嗎？

(一月八日出版)

燕樹棠
林德懿
謝循初

論

場，勸業場，壽雲閣，寶宴華樓，琉璃廠，
期七，公園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
期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
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
半年一圓一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強弱有直接的關係。所以照古代的人的看法，
這些東西不但是生命，精力的表徵，而且就是
生命，精力。古人把血視為生命，我們在本
部文件之八裏面，已經點明；今我們進而指出
他們對於髮鬚爪的看法，與他們對於血的看法
，也並無二致。先民服用血，髮，鬚，爪的動
機，同在乎加添新的精力；這四樣東西，可以
說是古代的人，豈且，燕窩，鱘魚鱗質的補
品。

治理；血虧或血出的病患，當然可以用其餘三
物去彌補；餘三物現衰相時，當然可以用血去
救濟。至於男女的髮爪換用，想必是陰陽調和
之意吧。總而言之，髮鬚爪的地位，差不多與
血的平等；這四種東西能互助，同時又都能救
濟人身勞的部分所感的困難。至於一髮者血之
餘一類的說法，所表現的是赤血的帝國主義
。這主義出世後雖頗得勢，然實際上髮爪尚能
作威作福，比較不幸的是髮與陰毛。

(未完)

假使這根本的解釋不錯，那麼貴人，貴男
女，以及少年人身上的髮鬚爪之被認為功效特
別大，也有解釋了：這些人的精力特別強，他
們的髮鬚爪自然特別能「補」。服衆人的髮鬚
爪的心理也自然了：因為這豈不是等於從井
汲水，從多家乞火，所得必比一井或一家所能
給的更多。子，所以必須用父母的髮鬚爪，我
們也明白了：父母本是子女們的精力的源頭，
子女需要新精力時，作長輩的豈不有供給的義
務，旁人父母的髮爪，豈利權不外溢的啊。自
己的髮爪，當然可用：水流出了可以取回，袋
裏的錢掏出了可以裝回，精力走了為什麼不可
以送回身體？血與髮鬚爪之被人同樣的尊重，
以及它們的功用之相同，也都有解釋了：他們
不都是生命，精力嗎？既然是，那麼，有病
痛和困難，當然可以用四者之一或二或三去

一個藝術家自殺了
壽明登
捷克斯拉夫大雕刻家 Joubert 自殺
了。他只有四十五歲，因為神經衰弱，他在自
己頭上打中了兩彈，他立志在藝術界的革命於
此結束了。
在他初期的作品上頗可尋出法國羅丹的印
象主義的痕跡，然而他要擺脫他人的影響，他
傾向於 Mithrid 的形的平正與 Fontaine 的
建築性的雕刻。經過一個極大的變化，他從新
回復到 M. Beck 處所得的教育，這是他認為
捷克雕刻創始者的。然而他並不是要斷絕與巴
黎的關係，他正想於一九二四年起在巴黎住定
，以沾染藝術界的新空氣。然而大戰起來，阻
止他的實現。

這位大雕刻家相信雕刻比別種藝術更能表
現，他所愛的是物質的靈魂，對於這靈魂他是
永遠忠實的。從這一點出發，所以他的作品都
充滿豐富而且闊大的人道。試看他為演劇家
Comte 所雕的像，其表情之盛，從這一個胸
像可以窺見他的作風了。



現在他正靜默的葬入捷克的名人墓地中了
，他的長途的革命是等待着他許多的學生繼續
下去。

行政委員制與中國

高一涵先生講

馬志振記

近來中國主張行政委員制的很多。他們主
張的理由，現在暫且不論，且把委員制本身的
力九

其點及採用委員制的必要條件，先說明白，再

委員制本身的特點

委員制的意義，說來很平凡。從前中國的

瑞士的最高組織行政機關，為聯邦議會。

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由聯邦議會產生，共七

國家的內閣是一體的，所有意見必多數一致而

洪 第一次特大號一月一日出版

新女性創刊號出版了

新女性創刊號出版了

100

上海寶山路
三德里A十九 新女性社發行
北京寄售處 東城翠
花胡同 北新書局

女界前途之大問題
在民間
兩部性知識的書籍
南洋通信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笑劇(三三)
聖劇(三九)
安始(五三)
鳳子(五九)
顧均正(六七)

北京總代售
北新書局

員統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前有共產黨而後才有政府。人民委員會會長從前就是列寧。自一千九百十七年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列寧做了事實上的總統。其權力很大。在法律上講起來，這人民委員會為俄國第四級行政機關，而事實上第一級行政機關，凡緊要的命令，只要列寧決定，就可施行，不必公布，也不必經上三級政府的通過。所以俄國委員制的特點：第一人民委員會的權力超越全俄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理事部負責。其實僅對共產黨負責。人民委員會是共產黨的首領，他們所施行的事項，就是共產黨的議決案。所謂以黨治國這就是了。第二人民委員會會長事可以獨裁。總之蘇俄的人民委員會可決定全國的政策，絲毫不要上級機關指揮的，換言之就是一個共產黨的機關。

現在再把瑞士與蘇俄兩國的行政委員會比較一下。(1)瑞士的聯邦行政委員會是多頭制，蘇俄是獨裁制。(2)瑞士的行政委員會是事務機關，蘇俄是決定全國的政策機關。(3)瑞士行政委員會不受任何黨支配，蘇俄在共產黨指揮之下。這樣說來，瑞士的委員制何以與蘇俄的委員制，各走極端。絕對兩樣呢？這有個道理。自來對於國會和內閣的權力有兩種說法。有的說國會超越內閣，有的說內閣超越國會。前面的說法，因為內閣人員，是由國會裏選出來的，國會是母，內閣是子，所以國會超越內閣；後面的說法，因為內閣總理，就是國會中多數黨議員的首領，二等以上的重要國會議員大都是閣員，二三等以下的國會議員必受國會首領指揮的，結果變成內閣超越國會。這二種情形各因其時會和環境的不同，都有發現的可能。瑞士完全是國會超越內閣；蘇俄乃是內閣超越國會。

採用行政委員制的必要條件

委員制與君主，總統，內閣三種制度，根本不同。君主制總統制及內閣制，往往把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委員制則三權合一。君主制及總統制的政權操在君主及總統一人之手，可以專制一切。內閣制的政權操在閣員少數人之手，亦容易專制，所以皆利用三權分立互相牽制。——內閣制雖有立法權與行政權打成一片的說，但仍是三權分立的。——至於委員制則委員一切行政，唯國會為首是瞻，不至於專制，所以三權合一，以便施行。故委員制的條件是：第一行政委員會的上面必有代表全國民意的監督和委任機關。由這機關一面委任委員去執行議決案，一面又時時監督委員，做委員的也須時時報告於這機關。假使像章太炎先生所說「總統只有一個，而才望等夷者衆」於是主張委員制，使一個總統化而為十幾個總統，沒有監督機關在他們之上，這仍不得謂真正的委員制。第二，行政委員會只能做執行機關，委員的地位必要降低，只可做執行的事務，不得做制定國家大計的事務。若現在中國，有許多根本大計，統須由行政委員來制定，那末委員變為主人，不但地位不降低而且抬高了。這也不是真正的委員制。第三，上面兩個條件如果求之不得，那末也至少要有一個能操縱全國的大政黨，中央政府須在此黨支配之下，蘇俄委員的勢力所以大，不是委員本身的權力大，而是黨的勢力大的緣故。

今我中國既沒有最高的代表民意的委任和監督機關，又沒有一黨，可以獨掌政權，真正的行政委員制，從何說起呵！

夢的方法

曲廣均

很平常，很簡單，很容易地，可是誰也莫名其妙，連鳥先生自己也不曉得究竟為什麼。會被迷斯朋迷得這樣厲害，以至於隔不上幾天必夢見他一次，幾次之中，身上必受一次損失，受損失之後，必跑到同學李君的屋子裏去報告，而每次叫醒了李君之後，第一個釘子必是「關上門了」，第二個釘子必是「你不必說了」

「我早已知道！」，同時自己身體損失的事也

必被「沒多嗎牛奶呢？」和「怎末不多調一

回？」等等的帶刺的悶問嘲笑一番，接着便是

關於迷斯朋的討論，而在這些天天如是討論

之中，關於「眉毛好」，「鼻子直」的話固然

不少，此外如果李君照例地說一句「我不信天

下之大只有一個迷斯朋」的時候，則馬先生的

理由當然是「一遇見了落水的人，只有救他，

不能真偏他不小心」的一套，其結果則是要李

君想法子，而這時候的李君却又大抵回到喝牛

奶，多麼同的問題上去，雖然他由自己的譏諷

的態度就可以推知這種善意和同情，再怎麼想

表不得誠懇，終於是馬先生所最感得不服的

話。沒有辦法，受損失是誰也不願意的事。

但是，只要夢中有了佳會，身體無論如何

疲倦，又算了什末，所以馬先生總得經過釘子

，被開過玩笑，靜下來，兩手捧着臉，低下了上

身，把面部遮住膝蓋，坐在椅子上細想之後，

才覺得自己的頭是沉重得不可支持，同時全

身的血液都往後腦裡聚集，這時候的感覺大概

是「忽的」一聲，接着便「開！開！開！」起來，

而身子也有些打顫，脈搏的聲音也可以聽出

來了。心裏有事要說的人，就是怎末忍怕也未

必忍得住，所以這一天馬先生還是要求李君想

法子，至於再碰釘子與被取笑的事，早已置之

不顧了。

馬釘子與取笑的事其實也不見得是完全沒

有代價的，譬如這一次馬先生居然得着了進行

的方法，就是一個例。方法是這樣的，如果一

個人夢裏遇見什末人，作了什末事，夢醒以後

，立刻把枕頭翻過來，那末，被夢見的人在那

一夜裡也必做一個同樣的夢。這就是說，如果

夢見和迷斯朋作什末，那末，枕頭翻過之後，

迷斯朋當然也會夢見和馬先生作什末，雖然李

君並沒有明說。證明也不是沒有，李君和他的

兄弟和 W.C. 都試驗過，據說都不錯。這還容

你懷疑嗎？不信，另外不是一籌莫展嗎？本來

，只要李君臉上的帶刺的微笑取消，馬先生又

何需要疑惑他！所以——

好法子，好法子，前途的希望之光已經在那

那煙燻燻了，即使不是救命湯。努力，努力！

馬先生像着了迷似的走出李君的房子的時候

，連圍巾都幾乎不要了，如果不是李君大聲喊

他回來拿了去。

現在所盼望的惟一的事，是晚上好做夢。

可是，這一天過得太慢了。上課的時候，

不是管搖鈴打鐘的聽差門睡着了，便是學校的

鐘停了擺。總之，早應該下堂的，他們偏不那

末樣。教員也可惡。爲什末今天不有事，不早

走幾十分？一切都和馬先生開頭笑，幾乎使他

不能忍受，只有迷斯朋還在那裏坐着，這是叫

人略可寬懷的；至於教員講的什末討厭的東西

，誰有心思去聽他！要看的祇是「她」的側面

的剪影，那是今夜夢中不能脫網之魚呵！等着

，等着。

好容易等到十二點，三堂上完之後，正坐

在飯館裏惱恨下午的光陰應該快跑，方爲知趣

，誰知故意遲人的，教員聽差而外，又加上館

子裡的當宿廚子。廚子作菜，固然不但不如從

前那末爽利，而且作得不是油多，就是太鹹，

花捲太乾，米飯欠濕。儘信則更可恨了，一定

是菜作得不好，他不去拿；不然，他就專顧別位

客人，把馬先生丟下不管。總之，一切不順利

，而這頓飯也沒有吃好。

下午和晚飯仍然如是。

行了，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八點半鐘，胡亂

地吃過飯，就怕錯過寶貴光陰的馬先生，早已

倚在床上被話裡，懷了美滿的預兆，抱有很大

的希望，以爲今夜總可成功了，所以緊閉兩眼

，用被蓋了頭，極力驅逐心裏的雜念，好做個

清夢。睡覺之前，馬先生之所以把枕頭布也換

了個乾淨的，那是想使兩方面的夢都做清楚

，不要像他從前似地，做了夢，第二天起身之

後就糊糊得記不起來，因爲，如果迷斯朋的夢

在上課時還記得清清楚楚，兩個人的眼光一相

國社出版之國魂旬刊，現已改成週刊。週刊的每星期一即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成立大會專號，較平常多四版，信口反較前減少。茲將本期刊目錄列后：

時事短評 (翰) (壬) (松) (皓)
憲法重查的報告
王世木
西康行記
許君遠
現第三輯(小說)
王世木
王世木
許君遠
這是四川白村論文集，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提生將自己的文集贈作『少年少女』一樣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四川白村論文集，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提生將自己的文集贈作『少年少女』一樣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連郵二分訂閱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思想的發達，述中國歷來對於婦女的思想及近年來解放之情狀，尤為詳盡。未附索引，極便檢查。全書用道林紙精印，實價大洋一元。

期四

碎話 (七) 一則話 (八) 民衆與武力 釋勒路傳 Friedrich Schiller 兩樣的心

楊內長 田谷

遇，不就有個照映了嗎？

可是，好學多磨，命運對於人的幸福總有些嫉忌的吧，稍有一點破壞的機會，牠也不肯放過，所以烏先生再怎末往好處希望，事實不那樣，也無可如何。剛才安靜了，忽然——「王字言的信還沒有回，明天晚上非寫不可，——家裡也老不給來信，真是莫名其妙。——前天老孫說廣德棧的債不錯，等星期六可去看——李光說將來人英文系，我看不大好，法律很有用，不然學經濟——可不是嗎，我的一本中國經濟問題讓胡英才借了去，還沒有還我——下回家要來了錢，非買本戀愛與結婚不可——」

「騙迷，騙迷！這樣想下去，到天亮，夢就不用了，豈有此理！」烏先生這才想起來，是在為迷斯朋而作夢，一轉念，「可不是，牠的那鼻子下的一部分真美——尤其是兩個耳朵，像玉石雕的似的，不大，也不小，——明天見了面怎末好意思，——落了以後——那末樣了以後，說起現在的事情來，才真有趣——她一定是很有趣的人——不要想了，睡覺！——那都是將來的事，反正到時候總會知道，現在何必苦思——你看，又想了，豈有此理！不想，不想，一，二，三，四，五，——」

「一馬離了西涼界——」
故意擾人好夢的不知趣的同房住的葉君，

又提起他那尖而高的嗓音來，喊着孟女士的武家坡的倒板，從外面把門「嘩喇！」地扯開，一直時進屋裡來，不知烏先生正在那裏創造美滿的生活，這樣的討人厭了。在平常無聊的時候，得葉君的妙音一聆，本來可以聊解寂寞，也是很歡迎的；現在却不然，不但不歡迎，簡直由討厭而憎惡，由憎惡而仇恨了，不覺告他一下，他那裏知他惹他自己作了甚末罪孽！

「姓葉的，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這樣大叫特叫！自己就是不睡，也要替別人想想！」
「怎末？現在也不過才八點四十五分而已，唱兩句戲也沒有什末了不得，幹麼這末大的氣？噢，我知道了，你進來鬼鬼祟祟不知搗的什末鬼，看你那副憔悴頹唐的神氣！哼！只當別人不知道你玩的什末把戲！」
烏先生原來想用幾句高壓口氣的話杜住他的嘴，不要他再開口，好做自己的清夢，誰料壓力愈大，反抗也越甚，不但不成功，倒惹出他這一套來，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幾乎要下床去和他打交涉呢，如果現在的不下去不是為了她。可是，這也使烏先生知道，他所覺得是已經很久的了，其實，自從他躺下起，也才不過一刻鐘的工夫，雖然他反來去地思想過許多事。好在來夜方長，可以成夢的機會還多着呢

五六，——
「烏先生，法政大學來電話，邱先生找。——討厭，討厭！不相干的朋友和素來接電話不動的門房今天也加入姓葉的一幫來和烏先生搗亂了，真叫人不可忍受！不如做夢重要的邱先生的電話，誰有心思去接，當然回絕他。」
「對他說，不在家。這末晚的電話你也來問！」

末了這一句的教訓實在是不可少的，不然，往後鬧起例來，明天再鬧這末一下，那就糟了，而碰了釘子的門房也只有忍氣吞聲地帶上門出去，究竟是怎末回事他終於不明其所以。這一來可是好了，一切的麻煩都過去了，靜靜地睡吧。想起來這些事都可以說是不好的預兆，光明的前途被插上了幾顆荆棘了，也未可知。但是，不要想，睡，睡。然而，不對，不對，被的一角沒有弄好，怎末往裡透風，於是為了後來的美夢的得以做成起見，也不惜犧牲了暫時的安靜，烏先生就爬起來，急急忙忙地把脫在床旁邊椅子上的衣服拿過來蓋在腳上，整了整被窩，重新躺下，蒙了頭。不料剛吃過晚飯的時候，聽差添得滿滿的一爐子煤，這時正發上火來，閃閃地燒着，下面的鐵筒都紅了半截。原來怕冷而把衣服也蓋在身上的烏先

生現在却又發熱起來，而幾月未剪的茅草似的面髮，也就跟着釘似地癢得難過。雖然想死，一動也不肯動的，但是這種針刺的感覺實在受不了，終不免隨手搔了幾把；這一搔不要緊，倒提醒了烏先生一件萬萬不可不做的事，那就是，明天要見迷斯朋，這一頭長毛非剪不可。事情往往是不想則已，一想就愈覺其重要，所以剪髮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何況犧牲大成功多，已經成爲定律。於是乎，不得已，烏先生終於爬起，穿好衣服，要去剪髮了。

風再怎末涼，天再怎末黑，道路再怎末不，烏先生究竟鼓着勇氣跑到離住處不遠的理髮館的門前了，雖然臨出門的時候正在看書的，君還嘲笑了兩句，道上的塊石頭也絆了一下。但是，這都是小事，最失望的是理髮館關了門，不知道烏先生要爲迷斯朋來理髮，幸而這家理髮館是常來的，所以終究給開了門，而邊一位向稱能手的理髮師也就被烏先生向來沒有的毛病，一回，「快點剪，裏回去睡覺」，一回「慢慢來，理好些才行」給弄得無所措手足了。

這樣的光陰是不可亂費的，剪髮回來之後，當然又立刻躺下，以備作夢。毋奈緊閉兩眼，兩眼總是睜着；力難離念，離念仍然不斷地襲來。其初烏先生所覺得的是枕頭太高，後來則是太硬，終於他發現了枕頭是很好，不對

的却是窗簾太小，悶得人喘不上氣來的帳子，而使人如忌的隔床上睡着的葉君的呼呼的鼾聲，更增加了烏先生的焦灼。反過來，覆過去，的答的答，一切都搗亂！等到一下一下的拆聲傳來，像一顆一顆的釘子打進心裡去的時候，已經是五更天了。耐心地候着，希望着，這一夜就朦朧地挨到天亮。

一切部是不順利的兆頭，第二夜夢雖模糊的有一點，可是枕頭忘了翻，多末不幸的事情，最有希望的要算第三夜了。

反響之反響和我們應有的

田俊之

在軍閥與帝國主義二重壓迫下之中國，要想發展任何事業，都是不容易的。即辦教育，往往因經費人才設備等的關係，沒有多大效果。尤其是農業教育，因爲需要完美的實驗場所，充分的經費，所以更困難。

「學生處於這樣的境况，」董時進先生說：「他們的精神，心思無所寄託，難怪他們要搗亂，要釀造風潮。即是一個好學的學生，既得不到求學的機會，他的好學的衝動也要變成鬧事衝動了。我以為這是要解決目前學潮應注意的一件事情。」這幾句話實在不錯。可憐當代鼎鼎大名的總次長黃郛陳任中兩先生沒有把這點認清楚，（見本月十二日京報第二張，）反怪農大學生的級鞋子上沒有黃泥巴，不到農

章錫琛啟事

錫琛對於婦女雜誌事務早經辭去

自民國十五年起與商務印書館完全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要目如次：

未再登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